

参考资料

# 德国快讯

2018 年第 13 期 · 总第 709 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 德国问题研究所 · 《德国研究》编辑部

---

## 本期主要信息

- | 德法联手难掩分歧，欧洲财政联盟仍然只是梦想
- | “姐妹党”暂缓决裂，联盟党危机未解
- | 德国近期大事（6月25日~7月10日）

## 欧洲财政联盟仍然只是梦想

6月29日，为期两天的欧盟夏季峰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结束，这场峰会被外界看作明年欧洲议会选举前重启欧元区改革的最后一次机会，但是，由于难民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峰会并没有在欧元区改革问题上达成重要共识和实际成果。德法两国领导人此前在梅泽贝格宫会议上达成的关于欧元区统一预算的共识，在峰会上并未得到其他欧盟领导人的响应，“传说中的”欧洲财政联盟仍然遥遥无期。

### 德法联手力推统一预算

德国总理默克尔19日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柏林附近的梅泽贝格宫举行会谈，双方就推进欧盟改革计划达成一致，呼吁为弥合欧盟内部的“贫富差距”在2021年前建立欧元区统一财政预算。同时，德法两国同意为遏制移民潮加强边境管控。

在欧盟领导人夏季峰会即将对欧元区改革制定路线图的关键时刻，德法两国领导人就欧盟改革的两大关键议题达成一致，颇具象征意义。马克龙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我们的共同货币今天开启新的历史篇章，”这将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预算机制，按年度统计收入和分配支出”，目的在于促进欧元区的融合，减少内部贫富差距。默克尔也表示：“我们将努力确保欧元区预算能够刺激投资，同时加强欧元区的融合。”

马克龙自从去年9月提出一揽子欧元区改革计划之后，就一直期待这一计划能够得到德国的背书，欧元区统一预算可以算作他在欧盟一体化道路上迈出的“一小步”。而默克尔在欧盟移民政策问题上与姊妹党基社盟的分歧日趋严重，刚刚组建的联合政府面临解体危险，她亟需与法国合作，在欧盟改革方案上拿出切实的成果，以挽回受损的政治威望。

但是，作为欧盟一体化的基石，法德轴心在欧元区统一预算问题上达成妥协，并不意味着欧洲财政联盟的建立就此拉开序幕。且不说19个欧元区国家在统一预算问题上的分歧难以弥合，即使德法之间，在欧洲货币基金（EMF）的控制权、欧洲投资基金（EIF）的规模等具体操作层面，也相持不下。

根据双方在会谈结束后发表的一份名为《更新欧洲对安全繁荣的承诺》的联合声明，德法两国达成以下几点共识：

- 丨 欧盟将建立统一的财政预算，以促进投资，推动欧元区19个成员国的融合；
- 丨 新的财政预算机制将在2021年年底投入运行，但具体细节仍待进一步协商；
- 丨 2012年为应对欧元区金融危机提出的欧洲稳定机制（ESM）将转化为EMF，为成员国在陷入非债务导致的经济危机时施加援助，为单一货币市场在未来应对危机时提供缓冲；
- 丨 默克尔认为，只有当欧元区各家银行的风险降低之后，才能着手建立统一的欧元区银行业联盟；
- 丨 在难民问题上，两国领导人同意，推动欧盟国家内部形成更加广泛的团结，以应对难民涌入。同时，德法两国均认为，欧洲接纳难民的数量必须降低。
- 丨 默克尔认为，欧盟边境管理机构Frontex的人手必须增加；
- 丨 双方同意，减少欧盟委员会委员的数量（目前为28人）。

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19日对德法声明表示肯定，称改革计划“非常平衡”，“有助于推动欧盟前进”，法国媒体也将欧元区统一预算视作是默克尔做出的一个

关键性的让步。

尽管希腊债务危机近日正式宣布结束，欧盟经济整体面临复苏，短时间内也不存在财政紧张风险，但持续 8 年的欧债危机让欧盟认识到，作为单一货币市场体系，欧元区在应对金融危机时面临先天不足，欧元区内经济羸弱的国家在遭受经济危机时，缺乏独立的、市场化的金融手段，如通过货币贬值、减税或增加开支等手段，有效地化解风险，只能依赖其他成员国的救助。而根据欧元区现有的法律框架，成员国并没有金融救助的义务。建立统一的财政预算后，各国每年必须向货币基金提供资金，用于危机时的成员国救助。这同时也对各国财政治理和金融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降低了舆论压力和民众的反感情绪。

## 德国学界公开反对

但是，这份细节模糊的改革方案并不能掩饰德法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上的分歧，德国议会许多议员认为，建立预算资金池不可避免地要求德国打开腰包，继续对意大利和希腊这样的穷国给予援助，德国经济学界也表示反对，如何说服欧元区其他 17 个成员国支持这一方案更是未知数。

马克龙去年 11 月在其雄心勃勃的“重振欧洲倡议”中曾提出，设立欧元区财政部长一职，建立欧元区统一预算，设立 EMF，并将欧盟用于救助危机国的紧急救助金注入 EMF。马克龙提出，目前，成员国投入救助基金的资金约占 GDP 的 1%，建立统一预算之后，应该将这一比例提高。马克龙还提出，为了进一步增加资金来源，应该在欧盟范围内开征新的企业税。

从 6 月 19 日的声明中可以看出，默克尔顶住国内的压力，至少表面上对马克龙的核心提议表示赞同，但在具体问题上都有所保留。

马克龙提出，欧元区统一预算的规模应该是“数千亿欧元”，但默克尔之前在谈及这一预算规模时暗示，“几百亿欧元”更容易接受。德国显然并不愿意增加成员国对统一预算的负担比例，因为这意味着经济发达的德国必将拿出更多的钱。默克尔对额外增加的企业税也不置可否。

默克尔同意将 5000 亿欧元贷款额度的 ESM 转变为 EMF，但她强调，必须扩大 EMF 职能，甚至将 EMF 与欧盟委员会的职能平起平坐，强调 EMF 有权对成员国的财政情况进行监管，并且由各国国会掌握审批权。默克尔支持马克龙提出的建立欧洲投资基金（EIF）计划，认为这将有助于成员国经济保持同步增长，她同时希望投资基金能够促进技术和科技创新。但在具体规模上，马克龙曾提出建立一个 2000 亿欧元的基金池，但默克尔认为，EIF 的规模不能超过 500 亿欧元。默克尔没有说明这笔基金的来源，也没有明确 EIF 是否是欧元区统一预算的一部分。

此外，默克尔对设立“欧元区财政部长”一职也持谨慎态度，认为现在还没有到讨论建立新的权力架构的时候。

马克龙的欧元区改革方案在德国遭到舆论强烈质疑。5 月 22 日，154 位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公开信，对马克龙方案逐条予以批驳，认为这一改革将把欧盟财政联盟和银行联盟变成“责任联盟”（liability union），“给欧盟民众带来巨大的风险”。

这些经济学家包括欧洲央行前董事会成员尤尔根·斯塔克，德国经济智库 Ifo 前主席汉斯-沃纳·辛恩。

对于 EMF，德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将目前的 ESM 转化为 EMF，则意味着非欧元区的欧盟国家也能参与 EMF 的决策，这将导致 EMF 的低效，“因为它将受到非欧元区国家的影响”。同时，将 EMF 用于对那些深陷危机的银行进行“再保险”，“只会降低

银行和监管机构清理坏账的动力，影响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

对于 EIF，经济学家认为，这些旨在促进欧元区结构改革的基金，到最后还是不可避免地流向那些并未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欧元区国家，从而削弱这些国家改革的动力。

而设立“欧盟财长”一职，将使货币政策进一步政治化。

经济学家指出，责任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而“责任联盟”将削弱欧洲的繁荣和经济增长，近年来，欧盟国家，尤其是年轻人工资水平逐年下降，显然已不堪重负。他们在公开信中呼吁德国回归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通过结构性的改革而不是建立新的信用额度来实现经济繁荣。对于无法应对危机的欧元区国家，实行“有序的破产程序”，建立“有序的退出机制”，这应该成为欧元区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 峰会打太极，欧元区改革无限期推迟

6月28日和29日的欧盟峰会被外界看作明年欧洲议会选举前重启欧元区改革的最后一次机会，马克龙会前也信誓旦旦地表示，将以德法领导人的共识为基础，为重启欧元区改革制定路线图。但布鲁塞尔外交人士普遍认为，在默克尔因难民危机而面临执政危机的关键时期，在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正式宣告结束的当下，欧元区改革显得并没有那么迫切，况且，欧元区19个成员国的分歧远远大于德法共识，重提统一预算和建立财政联盟，不过是白费功夫。

果不其然。在欧盟峰会上，涉及欧元区改革，几乎一项具体成果也没有。

欧盟各国领导人认为，加强欧元区整合，防范新的金融风险，必须扩大ESM的作用。但具体如何扩大，将留待今年年底欧元区财长会议继续讨论。至于更加棘手的欧元区统一预算和存款保险计划等问题，峰会没有详细讨论，未来前景如何更没有定论。

峰会同意，如果现有的银行业拯救机制单一清算基金(SRF)出现资金短缺，尤其是在2023年达到550亿欧元的充裕资本规模之后，如果欧元区银行出现危机，可以动用ESM进行救助。

但是欧盟的救助并非没有条件。为了避免让投资人认为欧盟手头现金充裕，总会出手救助，峰会同意德国提出的观点，即只有在2020年以后才能动用ESM救助银行，并且只有银行系统的风险降低到甚至不需要ESM的帮助时，ESM才能扮演救火员的角色。

各国领导人同意采取切实步骤，以完成欧洲银行业联盟的建设。目前欧洲银行业联盟还缺少最重要的一环，即欧洲存款保险计划(EDIS)，这一计划旨在维护存款人在欧元区内所有银行都享有同等的安全保障。但是，德国和其他北欧国家反对推出EDIS，除非意大利和希腊等国采取有效措施，清理银行坏账，降低风险。尽管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峰会上表示，欧元区银行系统性风险目前已经大幅度降低，EDIS的实施将有助于进一步降低风险，但各国领导人只是同意，未来将启动对EDIS的讨论。

在深化欧元区融合的其他问题上，峰会同样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譬如德法两国力推的集体行动条款(CACs)，遭到债务严重的意大利的强烈反对。

默克尔和马克龙此前达成一致的欧元区统一预算在峰会上遭到荷兰的反对，在没有形成任何共识的情况下被打入冷宫，留待年底的欧元区财长会议进一步讨论，何时能拿出方案更是遥遥无期。

荷兰首相马克·吕特曾公开声明反对建立欧元区统一预算，要求设立严格的条件，降低银行的坏账，同时建立新的规则，保障银行在其所在国政府出现债务违约的情况下，仍能维持正常运转。他在峰会结束后对记者表示：“加强欧元区融合，对于这个概念，我很难理解。我讨厌为了所谓的象征意义来做事情，这都是纳税人手里的真金白银啊。”

## 象征性的一小步

毋庸置疑，今天的欧盟，在抗击金融危机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实力。欧元区已经建立起由欧洲央行和成员国政府组成的单一监管机制，设立了清理银行坏账的单一清算委员会，拥有合作处置风险基金。ESM 的介入为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等国结束债务危机立下汗马功劳，职能和资金池进一步扩大后，将为防范金融风险打造更加坚实的安全网。此外，相比金融危机爆发时，今天的欧洲央行手里掌握的衍生干预工具更加强大，尤其是货币直接交易计划（OMTs），可以通过无限额地购买短期主权债券稳定投资市场。

从大环境来看，在英国脱欧两周年后，希腊欧债危机正式宣告结束，欧盟改革再度处于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而此时，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旗帜，不断“退群”，并不顾美欧传统的盟友关系，到处挥舞关税大棒，迫使法德轴心不得不进一步接近，努力弥合分歧，自己解决欧盟的问题。因此，19 日的梅泽贝格宫会谈，双方在欧元区统一财政预算等问题上达成共识，总算是走出了象征性的一小步。

但是，一个真正的财政联盟需要在货币政策方面实现更加统一共同决策，欧元区必须完成银行业联盟的建设，必须为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建立更加有效的金融缓冲机制，打造“安全阀”，才能为资本市场联盟的建立和更加紧密的财政合作构筑安全的基础，形成更加广泛的共识。否则，“2025 年形成财政联盟”只能是一个梦想。

## “姐妹党”暂缓决裂，联盟党危机未解

过去几周，德国政坛以基社盟主席霍斯特·泽霍费尔为主角，围绕着难民问题，上演了一场以辞职、谈判、妥协为主线的情节曲折的大戏。5 日，联合政府三大政党就一系列“移民政策重组”措施达成协议，默克尔执政危机暂告缓解。但无论是基民盟，还是基社盟，其政治声誉在剧情反转中变得伤痕累累，大部分德国民众对联合政府在难民安置问题上纠结不清心生厌倦，民意支持率持续下跌。而德国政治的不确定性也并没有因为妥协的达成而稍有缓解，反而进一步暴露无遗。

## 巴伐利亚州选举前的矛盾激化

4 日，联合政府的基民盟及其姊妹党基社盟和社民党在柏林议会大厦举行会谈，三方就之前基民盟和基社盟的难民安置协议达成妥协。根据会后发表的声明，各方达成共识。德国在移民问题上不会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但将根据欧盟 2013 年达成的《都柏林公约》，加快处理移民难民申请。对于抵德前已经在欧盟其他国家提交难民申请的移民，在抵达德国后，如果不能被马上移送慕尼黑机场“中转安置区”，则由联邦警察在现有边境设施里收容，并在 48 小时内处理移民身份的审核和遣返等程序，不再另设“中转站”。

联盟党内部在默克尔移民难民政策上的矛盾因 10 月份巴伐利亚州即将召开新一届州议会选举而进一步激化。尽管基社盟在自己的大本营仍占据绝对多数，但民意调查表明，随着选择党的崛起，基社盟有可能失去绝对多数地位。巴伐利亚州地处德国东南部，因而成为难民进入德国境内的主要通道。在农村选民占多数、保守主义倾向明显的巴伐利亚州，选择党的极右翼民族主义立场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该州选民对默克尔积极接纳难民的举措极其不满。

默克尔尽管近几年已经收紧她在难民问题上的立场，但她与基社盟主席泽霍费尔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根本性的，并动摇着基民盟和基社盟的政治合作基础。默克尔认为，

难民一旦进入欧盟边境并且经过身份甄别和审核，就不应该被遣返。默克尔担心，强行遣返会导致奥地利或欧盟其他难民潮的“前线”国家被迫关闭边境，从而危及申根协定关于开放边境的根本性原则。

### 保守主义传统下的政治实用主义

默克尔与泽霍费尔的政治分歧源于他们不同的政治经历。从历史上看，默克尔在德国政坛只能算是“半途出家”，局外人色彩浓厚。她学的是物理，30多岁才投身政坛。而泽霍费尔20岁就加入了基社盟青年团，从政府公职人员开始，一步步做到巴伐利亚州州长。1980年，泽霍费尔首次在联邦议院任职，此后在科尔内阁担任健康部长，1998年出任基社盟议会党团副议长。

在基社盟党内，埃德蒙德·斯托伊贝曾长期担任基社盟主席和巴伐利亚州州长。泽霍费尔耐心地等待自己上位的机会，2005年还在默克尔的第一个任期内出任过农业部长。2007年，由于个人丑闻，泽霍费尔在党内的声望受到打击，冲击基社盟主席的计划失败。但泽霍费尔在政治上非常隐忍。第二年，基社盟在地方选举中表现惨淡，从而给了泽霍费尔再次崛起的机会。从2008年到2018年，他连续担任10年的基社盟主席和巴伐利亚州州长。

但是，泽霍费尔的仕途并非总是一帆风顺。2002年，担任健康部长的泽霍费尔被诊断患有心肌炎，心率只有正常人的四分之一，差点没命。

外界认为，泽霍费尔对于基社盟的保守主义核心立场一直非常执着，毫不妥协。在科尔内阁中担任健康部长期间，当手下一名部长被查出感染艾滋病毒后，泽霍费尔毫不犹豫地解雇了这名部长。他还推动改革德国官僚主义浓厚、效率低下的医疗体系，每年削减成本达55亿欧元。

另一方面，泽霍费尔同意在默克尔4.0内阁中担任内政部长，也被视作一种政治实用主义的表现。在2013年的地方选举和2017年的全国大选中，基社盟的表现江河日下，泽霍费尔在党内面临议会党团主席亚历山大·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和马库斯·索德（Markus Soder）为代表的少壮派的挑战，不得不以退为进，将巴伐利亚州州长让位于索德，同时保留基社盟主席一职。泽霍费尔同意北上柏林，显然并不是为了辅佐默克尔，而是要在与默克尔的竞争对垒中积累自己的保守主义政治资本，等待未来重新杀回巴伐利亚州。

为了扩大基民盟的选民基础，争取中间派的支持，默克尔的政治调性一直在向“左”微调，而倔强的泽霍费尔则始终保持着基社盟右翼保守主义的政治光谱。选择党的极右翼立场在巴伐利亚州侵蚀着基社盟的根基，也让泽霍费尔看到了自己坚守右翼立场的“可贵”。

因此，善于从政治隐忍中东山再起的泽霍费尔，从一开始就试图在德国内政部打上自己的烙印，他甚至在内政部的官方名称中加入了一个单词“**Heimat**”（家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泽霍费尔的家乡巴伐利亚州。

甚至在出任内政部长之前，泽霍费尔就不断在难民问题上怒怼默克尔，以凸显自己的保守主义立场。2015年9月，他不惜曝光联盟党内部分歧，公开抨击默克尔允许难民经奥地利进入德国的立场，并且一再强调必须将难民数量控制在20万的上限。

今年3月，泽霍费尔以基社盟主席的身份出任内政部长后，面对巴伐利亚州的秋季选举和选择党咄咄逼人的民意支持率，他急需强化基社盟的保守主义立场，在移民和难民问题上采取强硬手段，于是推出了包括63项内容的“主导计划”。默克尔对其中一项要求将在其他国家登记注册的移民拒于德国边境之外表示强烈反对，她倾向于在欧盟层面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采取单边行动。

泽霍费尔拒绝修改他的 63 点计划，并一再推迟公布“主导计划”全文，并且威胁称将不惜动用内政部长的权力，强行在边境实行管控检查。

7 月 1 日，在欧盟夏季峰会刚刚就移民管控达成妥协立场后，泽霍费尔突然表示，将同时辞去联邦内政部长和基社盟主席的职务，从而将默克尔联合政府推向瓦解边缘。2 日，经过数小时的会谈，基民盟和基社盟达成妥协，在德奥边境地区设立新的边检机构，阻止“二次移民”进入德国。同时设立转移中心，临时安置这些移民。如果相关国家拒绝直接遣送这些移民，则根据未来德奥之间达成的协议将他们遣送至奥地利。

## 联合政府没有赢家

这一份很大程度上需要奥地利配合执行的协议，暂时将泽霍费尔留在了默克尔内阁。4 日，协议经过社民党进一步修改同意后，默克尔联合政府总算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场政治危机。看似皆大欢喜的结局，对于联合政府三方来说，却是一剂难以下咽的苦药，这场开放式结局的宫斗大戏仍在继续上演，而无论是深陷其中的联盟党，还是乐观虎斗的社民党，都是输家。

默克尔的政治声誉在此次危机中命悬一线，联合政府一度走向崩溃的边缘。究竟是解散政府重新举行大选，还是踢开“塑料姐妹花”基社盟，与社民党组成少数党政府？在媒体铺天盖地的预测和分析中，默克尔积累十几年的政治资产和威权被全面消解，联合政府的脆弱感暴露无遗。基民盟党内，默克尔将面临更加严厉的批评和少壮派更加有力的挑战。

泽霍费尔挑选欧盟峰会的风头“作”了一把，风头出尽，却在政治上没有捞到太多实质性好处。且不论与默克尔达成的妥协很大程度上需要后续与边境接壤国奥地利和移民第一入境地意大利协商，而奥、意已明确表示反对德国的建议，即使是在政治层面的象征意义上，泽霍费尔由于用力过猛，也被舆论批评不顾德国政治得来不易的稳定性，一意孤行。泽霍费尔以内政部长的身份公开与默克尔的矛盾，使联合政府的政治执行力大打折扣，民意信任度持续下跌。

“我决不会让（默克尔）总理把我晾在一边，她能够坐上总理的位子，还不是因为我吗。”泽霍费尔 7 月 2 日在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的一席话引发各方解读。时政网站“政治圈”评论认为：“如果联合政府瓦解，（泽霍费尔和他的基社盟）一定会成为众矢之的，即使是在巴伐利亚，选民也会怪罪他们。”

明镜周刊不无悲伤地指出，基民盟和基社盟两大姊妹党形成权力分享机制，即所谓的“联盟党”，已经持续稳定了 60 年，但是，这一切今天不存在了。围绕着泽霍费尔的辞职威胁和妥协谈判，其后果不仅仅是“联盟党”的瓦解，更重要的是整个德国政党体系的消解和碎片化。社民党的民意支持率已经跌入 20% 以下的泥潭，基民盟离这一“目标”点位也不远了。

至于社民党，在这场白热化的移民争端中不愿失去话语权，推出了一个五点计划，强调不应采取单方面行动将移民拒之境外。实际上，不论五点计划是否实用，社民党在难民话语权上，已是“人微言轻”。作为一个民意支持率仅有 18% 左右的执政党，如果联合政府现在倒台，重新举行大选，社民党几乎没有任何胜算的可能。因此，它除了一个五点计划和在最后关头对联盟党的妥协方案说“是”，没有其他选择。

## 德国近期大事（6月25日~7月10日）

6月26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会见来访的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双方表示将开展密切双边合作，共同推动欧盟改革。德国和西班牙在建立欧盟银行业联盟、欧洲资本市场联盟以及提高欧元区应对危机能力等问题上达成一致。西班牙支持德法两国的欧盟改革计划，认为该计划是促进欧盟经济和货币联盟统一以及欧洲一体化的重要一步。

6月28日 卫冕冠军德国队在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中垫底出局。

6月29日 欧盟峰会就移民管控问题达成妥协，并提出所谓的欧洲方案，即建立非法移民和难民接收中心。2015年的“不受控制的难民潮”不应重演，应该打击所有路线上的非法移民。难民将在欧盟边境处接受审查，以决定是否可以留在欧盟或者必须再次离开欧盟。

I 德国与西班牙、希腊两个国家达成协议，西班牙和希腊将重新接收那些已经在本国登记又继续前往德国的难民。

7月1日 联盟党在移民难民政策上长期存在分歧，泽霍费尔威胁辞去党政职务。

7月2日 联盟党就未来如何防止德国和奥地利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达成了协议。在德奥边境地区设立新的边检机构，阻止“二次移民”进入德国。同时设立转移中心，临时安置这些移民。如果相关国家拒绝直接遣送这些移民，则根据未来德奥之间达成的协议将他们遣送至奥地利。

7月3日 虽然德国执政的联盟党内部已就难民政策达成妥协，但同属执政联盟的德国社民党仍未对相关政策表示赞成，并对部分内容表示反对。社民党主席纳勒斯在参加社民党联邦议院党团会议后说，联盟党的新难民政策尚存在许多问题。

I 德国最老牌的两大百货巨头 Kaufhof 和 Karstadt 的实际控制人贸易集团 HBC 和奥地利的房地产投资公司 Rene Benko 签署了备忘录。根据协议，Kaufhof、Karstadt 和 Karstadt Sport 合并成为一家合资大公司。Karstadt 的母公司 Rene Benko 将掌管合资企业一半以上股份并管理经营具体业务。

7月4日 德国内政部表示，自2017年2月以来有近1.2万名难民领取了“离境奖金”，德国政府用奖金鼓励难民主动离开德国的政策初见成效。参与这一计划的难民群体主要来自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

7月5日 德国联合政府三大政党就一系列“移民政策重组”措施达成协议，默克尔执政危机暂告缓解。

7月6日 中、俄、英、法、德与伊朗外长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伊朗核问题外长会，就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继续维护并执行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进行会谈。德国外长马斯表示，美国退出协议后，外国公司因担忧与美国业务受影响而撤离伊朗，给伊朗带来的损失无法完全获得补偿。他表示，欧盟仍然建议公司继续与伊朗进行投资合作，希望各方能够



继续维持并执行伊核协议。

7月9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会见来访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共同主持了中德第五轮政府磋商。双方签署了涵盖经贸、教育、科技创新、未来产业技术合作、青年交流等领域的共11项政府间协议和30多项商业协议，总金额高达近300亿美元。两国总理共同召开记者发布会，共同发表题为《为构建更美好世界做负责任伙伴》的政府磋商联合声明。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贡献者，中德两国强调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对外发出坚持双向开放、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坚定声音。

I 自2015年1月起，德国在全球范围内共发放了32万多份家庭团聚签证。其中大部分获得签证的人群都来自叙利亚，占总数量的33.75%；其次是伊拉克，比例为7.55%。自今年8月起，德国将实施新法规，对接收人数设置上限。当局虽重新允许只获得“有限庇护权”的难民将自己的直属亲人接到德国，但是德国每月只接收1000名。

7月10日 德国联邦内政部严打黑帮犯罪集团“Osmanen Germania BC”。该组织是一个带有土耳其民族主义性质的黑帮团伙，涉及多种犯罪活动，比如谋杀、敲诈勒索、贩卖毒品、人身伤害、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强迫他人从事色情活动等。

**《德国快讯》内容均为原创，或来源于德国等相关媒体。如需转载，请联系微信公众号“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欢迎扫码关注以下微信公众号获取德国最新资讯。**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10日、25日出版  
2018年7月10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武亚平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mailto:dgyj@tongji.edu.cn)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中德人文交流



德国蓝皮书